

文而藤家的

核弹头

「日」筱田节子 著

陆求实 译



斋藤家的  
核弹头

〔日〕筱田节子 著  
陆求实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斋藤家的核弹头/(日)筱田节子著;陆求实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21-3685-8

I. ①斋… II. ①筱…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4699号

**Saitoke No Kakudanto**

**Copyright ©1997 Setsuko Shino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Japan by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Tokyo.**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Japan**

**Through Shinwon Agency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Beijing.**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s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09-169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海力洪

特约编辑: 权 翔

封面设计: 丁威静

斋藤家的核弹头

(日) 筱田节子 著

陆求实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mailto: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bcm.com](http://www.sbcm.com)

总经 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25,000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85-8/1·2815 定价: 26.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 序 章

成庆<sup>①</sup>五十八年 五月十二日

今天，爸爸给家里带进来了太阳的光。

我家周围都是高高的建筑。右手边是一家公司的大楼，二百七层高，左手边是一幢一百二十六层高的公寓，前面和后面的建筑也差不多都这么高。

早上起床，我伸长了脖子，从窗口往外朝头顶高处张望。黑糊糊的高楼外墙尽头的正中央，浮着一个小小的方块，那就是天空。它看上去蓝莹莹的，好像妈妈当作宝贝似的化妆品的盒盖，还闪着珍珠一样的晶莹。一年当中，从这里还会看到几次发出金光的月亮呢。不过，太阳的光进到家里来，自从我出生到现在还从没看见过哩。

爸爸老是说，像我们这样能住在东京市中心的两层独栋房子里，是多少人做梦都在想的美事哩。可是妈妈却好像并不满意。

妈妈有头痛的毛病。每次头痛的时候，就生气地嚷道：“我想看太阳！”

所以，今天爸爸就买回来了一根叫光子晶体光纤的神奇玩意儿。它只有我的头发丝那么细，透明的，一凑近灯光，就会发出七彩的光，聚

---

① 作者虚构的年号。按照书中的设定，成庆五十八年相当于公元 2075 年。——译者注，下同

成手腕一样粗的光柱。爸爸把它的一头放在客厅里，另一头和右手边那幢大楼的人商量后，安装在了二百十七层的大楼顶上。

当时是我和爸爸一道上去的。

屋顶上风很大，可是爸爸跨着大步走到水塔跟前，爬上水塔，把光纤的一头固定住。爸爸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的样子，真勇敢。

我也要像爸爸那样。

屋顶四周是别的大楼的外墙，大楼和大楼之间有条河蜿蜒流淌。

“那条河是什么河？”我问爸爸。

“那不是河，那是东京湾。”爸爸告诉我，原先那是一片海，现在海中建起了一座很大的人工岛，剩余的海面看上去就像条河了。爸爸还说，不久以后，这些剩余的海面也要被填平，东京湾就彻底消失了。

从屋顶一直垂下来连到家里的光纤，爸爸把它的另一头固定在一块板上，然后将板拿到一楼的佛堂跟前，放在桌子上，把妈妈、爷爷、奶奶、爷爷的妈妈、还有弟弟妹妹们都叫到一起。

爷爷的妈妈躺着，其他人都笔笔直直地坐着。

爸爸说道：“把灯关掉。”

弟弟把灯关掉了。屋里一下子暗了下来。抬头看庭院里，只见从头顶上方落下来的光线朦朦胧胧地照在金鱼池中。忽然，一股强烈的光射来，刺得眼睛发花。

“啊！”我叫了一声，使劲眨了几下眼睛。屋子里变得雪白雪白的，佛坛上的金箔看上去亮得好像要燃烧起来似的。

奶奶连声念起佛经：“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弟弟妹妹们哇哇叫着，逃了出去。

爸爸笑起来：“不要怕嘛！这是太阳的光，对身体很有益处的呢！”说罢，他把令人眼花缭乱的板从桌子上拿开，黏贴在隔壁大楼的墙上。

光线透过窗子照到屋子里，把地板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照得亮堂堂的。电灯也发光，不过它和电灯的光亮不一样，它是清亮通透的、柠檬色的、干干净净的光。

我眨巴着眼睛，盯着那块发光的板看。这时候爸爸说：“不能老是盯着发光的板看喔，眼睛会看坏的。”

爸爸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行。

可是没多久以前，爸爸很少待在家里的，即使在家，也总是关在自己的屋子里鼓捣他的电脑。可是今年黄金周结束之后，爸爸还是一直待在家里。

我问妈妈是怎么回事。妈妈怒气冲冲地回答：“爸爸法官不做啦！”可是我倒因为可以成天和爸爸一起玩而觉得高兴。弟弟妹妹们也很高兴。以前，为了谁和爸爸一起玩，有时候弟弟妹妹们还吵架哩。不过最小的妹妹小夜子还是个小毛头呢，她什么都不懂。

昨天晚上，爸爸问我：“阿敬，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

我难住了。我想成为一个像爸爸那样的人，可是爸爸却辞职不当法官了。不过我还是想成为像爸爸那样的人。

“我想成为爸爸一样的人！”我回答。

妈妈在厨房里扑哧一声笑了：“只要用三分的努力就能成呵！”

我不明白妈妈这话是什么意思。爸爸在一旁闷声不响，好像有点不大高兴。

# 1

“我再也受不了了!”

美和子手捂着下腹部,不顾一切地尖声高叫着。

“这栋三十坪<sup>①</sup>的两层小屋里,居然住着十个人!”

“虽然狭窄了些,但是全家人一块儿生活在这种挨得着土地的屋子里,就如今来讲算得是奢侈了,况且这也是一种传统美德嘛。”

丈夫面对面凝视着美和子的眼睛,用平静的语气回答。

“你每天眼对眼、鼻子碰鼻子的也没关系啦,自己的父母和祖母嘛。可是我呢?不停地替你生孩子,才三十二岁已经五个孩子了,到秋天还要再生一个下来,你说我该怎么办?本来想生五个就停的,谁知道又有了!”

“情况是在变的嘛,这也没办法呀。再说,我们必须尽到自己市民的一份义务啊。”

“要是知道这样,对小夜子就不作那样的处置了。一共才四间屋子,厕所、浴室、玄关都只有一个,这样的家里要一下子装下十一个人哪!而且一个还是拿她毫无办法的怪物!”

“怪物?”

丈夫总一郎的脸色变了。

---

① 日本的面积单位,用来丈量房屋和宅地面积,1坪约等于3.306平方米。

“千万别说蠢话！她不也是自己的孩子？”

“因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怎么着也觉得可爱。没错，母爱是超越一切的。可是，我真的受不了呀。我想看到阳光，我想住在干干净净的三房一厅里，生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像个人样似的生活！”

“像个人似的……你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像个人样？”

美和子摇了摇头，眼泪从她肿泡眼似的眼皮里淌了下来。或许因为肚子里怀着第六个孩子，她的感情特别脆弱，眼泪说淌就淌。

“喂，美和子！”

总一郎用他硕大而温暖的手搂住了美和子的肩膀。

美和子心想，就是为了这份让人心醉的温暖才和他结婚的呀。真叫人不敢相信，那只不过是十一年前的事情，感觉那份撼动了她的心的温暖已经离去太远了。

那天是离毕业还差四个月的二十一岁生日。全家人为她庆祝了生日之后，一同来到厚生省<sup>①</sup>的接待窗口，进行电脑婚配查询。

美和子的心情就像接受星占术似的，乐滋滋、喜洋洋，又有些惴惴不安。女人的器官发育成熟后，结婚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如同到了四岁须上幼儿园一样，正派人家的子女视结婚为正确无二的选择。但是结婚之前，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们无异抱着巨大的美好的梦想和期待，猜想着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男孩走进自己的心房。这是很自然的。当然也有极少数女孩，像上个世纪末的女孩那样，不通过人介绍，坐在电脑前敲击出几行字，就同男孩约会了，甚至与街上或公园里邂逅的男孩发生性关系，但有着良好教养的家庭的父母们，自然不会允许子女这种品行不良的作为。

说起来，国家自三十年前开始推行国民综合分类制度，被反对派狠狠地斥责为“国家主义种姓制度”，每每拿出来批判和攻击。按照这一等级制度，美和子的父亲只是个普通的D级市民，但家里的伦理规范

---

① 日本内阁组成省厅之一，主管社会福祉、社会保险以及公共卫生事业。



却一点儿也不含糊，美和子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插入自己的 ID 磁卡，回答了电脑的几个问题之后，美和子等待电脑作出配对结果。

对方大概是个 C 减或是 D 级市民吧——美和子心中暗自思忖。虽不至于给自己指定一个 M 级的市民，但大致也就是个教员或自卫队员之类的吧。美和子的判断极为现实，一旦走近现实，与少女对恋爱的甜蜜期待自然不一样了。

美和子对自己的才智、容貌以及家庭出身都不怎么自信，她想：不管对方是中级的也好、中下级的也好，只要人好，体贴、善解人意就可以了。然而六分二十秒钟之后，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的结果却令她大吃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她丝毫没有惊喜，而是觉得电脑可能出了差错。

她凝视着屏幕反复确认。

电脑上显示筛选出来与美和子最适配的男子是：“斋藤总一郎，等级：S·A”，也就是特 A 级市民。

这也难怪。假如美和子很有自信，自认配得上特 A 级的男人，那么在性格测试的环节就会失分很多。电脑并不会将容貌端丽、智慧出众且性格坚强的女性分配给特 A 级的男性，对于女性来说，善良、谦虚精神、协调性更加被看重，尤其重要的是母性。美和子就是在这些项目上获得了高分。

从这一刻起，美和子就担负起了一项市民义务：同日本最优秀的市民共同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

斋藤总一郎是日本最高法院的法官。虽然美和子不怎么在意对方的等级，但介绍这样一位优秀的对象，毕竟还是叫人非常高兴的，而且颇值得自豪。美和子与屏幕里的总一郎交谈了几句，又直接会了面，便被他的男人气质以及儒雅、和善的举止深深打动了，至于将来要与公公、婆婆以及公公的母亲同住在三十坪的屋檐底下，她根本没有当回事。

然而本来就不怎么宽敞的家里，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喘息机会地

生儿育女，她即使能够想象得到，也绝对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切实感受。

作为特 A 级的市民，其义务不仅是出色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将其优良基因传给后代。那些被评定为特 A 级的学者、政治家、大企业的年轻掌门人、拥有特殊技能者等，很多都在外面和不同的女人生育了多个子女，不过总一郎却没有这样，他对自己的道德水准引以为豪。

“我是斋藤家的一家之主，那种有损门风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总一郎信誓旦旦地说。

尽管这样，这样的状态能不能称作幸福呢？美和子将手按在鼓起的下腹部上，心中在想。基本上没等松弛的腹部恢复原样，肚子里面又开始在孕育下一个孩子了。现如今用自己的子宫孕育孩子的女人几乎没有了，但是丈夫总一郎一直反对人工受孕，于是，自从结婚以来，美和子的肚子几乎没有空闲过。

美和子很羡慕住在隔壁高层公寓里的 C 级、D 级市民的妻子们。

同样的年龄，她们个个腰肢纤细，妆化得漂漂亮亮的，时常带着两个或三个孩子，在公园里惬意地散着步。

顶层还住着一个未婚的单身女性。

在美和子的眼里，她们就像是展翅在寥廓天空的飞鸟。

我想要自由！

当然，美和子并没有自私自利地想过要从社会和家人身边逃避开去，追求个人的自由，只不过希望像只鸟儿似的偶尔能跳跃几下，四处走走，从自己的身体中自由出来。一刻不停地受孕、哺乳，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乳房就会胀得像块岩石似的，邦邦硬，不把它塞进婴儿口中含着，就痛得不得了——这种身体上的痛苦和不自由，丈夫总一郎是无法理解的。

“可不要良莠不辨地受最近中级市民中的那种自由主义影响呀。”每次美和子向丈夫诉苦，总一郎总是这样规劝她，“你也知道的吧，本世

纪初日本社会的那种混乱情况？假如你想要抛弃现在这种美好的现状，那就等于是认可日本再重演那个时代的悲剧啊！那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根据现在一般通行的现代社会史观点，上个世纪中叶以后，幼稚而过度激的民主主义席卷整个日本，其结果是受到当时教育的那一代人，他们的子女成人之后，开始以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威胁，将日本搞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就拿教育来说，少年违法行为呈现越来越低龄化的态势，学生厌恶和拒绝上学，学校教育制度事实上处于完全崩溃的境地。小学老师早上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情，是检查学生书包里有没有藏匿毒品，有的学校本来实行了无人戒备制，也不得不饲养搜毒犬来代替机械；中学女生生育的现象层出不穷，导致了全社会的妇女识字率降低至百分之二十八，那些因生育而退学的学生原本就没好好读过一天书，由于整个社会进入了以影像信息为主的年代，学生也好，成年人也好，即使不识字，照样可以玩电脑游戏，上超市购物……

平成十六年<sup>①</sup>，由于长期来几无收效，日本政府终于放松了对毒品的管制，一部分毒品同酒精、烟卷一样，成为合法化的可以公开销售的商品。与此同时，全国各个中小学一律设立保育设施，为生育的学生提供哺乳和托儿服务，试图使拖儿带女的学生也可以安心接受教育。

孰料这一系列宽松措施却更加剧了社会的混乱。根据五年之后即平成二十一年的一项调查，青年中的自发失业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八十，日本劳动力市场中青年几乎全部消失，而各种娱乐场所则从白昼到黑夜，不分晨昏，花天酒地，莺歌燕舞，年轻男女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滥交。

十几岁至二十多岁青少年的性病罹患率超过百分之六十，由于婴

---

<sup>①</sup> 日本现行年号，平成十六年即2004年。本书出版于1999年，故此处是作者假想中发生于未来的现实。

幼儿的高死亡率和人口老龄化,使得日本的健康保险制度彻底崩溃,一方面是年仅十二岁的少女便已为人母,生活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庇荫下,另一方面,国家所期待的具有高智商的女性却对婚姻制度持否定态度,尽管她们之中有少数人未婚而生育下子女,总算将优秀的遗传因子保存下来,但大多数人或是孤独地了却一生,没有给社会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或者干脆抛弃掉老衰的日本,移民到中国 and 泰国等经济大国。

紧接着,日本又遭遇了一次大地震和出血性激症性感染病的侵袭,以及由经济混乱导致的日元大贬值及其引发的商品极度匮乏、粮食不足等,但是从国家重建的角度来说,或许这应该称之为幸运吧。

先是地震灾区和疾病流行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暴力事件,在平息混乱事态的过程中,种种社会病巢在各方压力之下终于撑不下去了,渐次被剥离和铲除掉。

特别是平成二十三年首都圈大地震之后的四年里,几乎每隔六一个星期政权便更迭一次,日元在国内几乎难以流通,政治和经济都陷入了空白期。如果问:“当今的首相是谁?”年轻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答出来,而具有正常知识和思考能力的普通市民也大多说不上来,其实他们对此毫不关心。每户人家手里都攥着坚挺的、流通力超强的人民币,用它来购买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在这样的状况下,强力主义国家论重新受到青睐,包含了传统伦理规范的家族主义和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主义在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再次抬头,而涌现于上个世纪的“恶平等主义”、“猴子主导的民主主义”等货色被彻底从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空前绝后的超级管理型国家终于诞生。

接受全新教育的第一代即美和子的父亲辈,这些父母辛辛苦苦教育出来的下一代便是美和子这一代人。心地纯良的美和子完全承袭了父母的价值观念,健健康康地成长起来。

然而结婚这一现实,却不像良家女子所想象的那样,已变得更加清苦、更加累人,使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自己一直以

为的幸福人生难道就是这样的吗？美和子的精神烦恼便通过头痛和浑身乏力等身体上的症状表现出来。

“两个孩子就够多的了。我也想像隔壁高层公寓里的太太们那样，自由自在地和朋友聊聊天什么的，轻松地过每一天呢。”

美和子一面给小夜子替换巨大的尿布，一面翕着鼻子，轻轻啜泣起来。将小夜子那条滚圆粗壮的腿抬起来，就累得她背部抽筋，额头上冒出了一颗颗汗珠。

“隔壁公寓里的那些女人？把她们和自己比较，你不觉得难为情吗？”丈夫有些吃惊地回答，“她们即使想生也不能生呀。”

没错，普通的市民连生育也是受到限制的。B级市民最多可生育四胎，C级市民是二胎，D级市民是两胎，D级以下的市民则是一胎都不允许生育，而且被强制绝育。当然，这样的法律在制订之初以及刚开始实施的时候也曾遭到过一部分人抵制的，但是以前的所谓人权观念早已远离人们的现实了。

由于产业极度空洞化和人口的高度老化，上个世纪末日本的平等型社会开始解体，无缘无故的不平等和差别化自然不被认可，但是基于某种理由的不平等和差别化却是幸福社会的唯一保障，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例外——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在此基础上诞生出来的便是被人们俗称为“国家主义种姓制度”的国民综合分类制度。与此同时，人类基因的解析工作也取得了飞速的进展，科学家证实，人的基因不仅决定了人的能力，而且还能左右人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于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成了将那些受到国家和企业、同时更受到社会大众欢迎的精英人士的遗传因子尽快保存下去，因为他们的子孙既不会受到毒品和疾病的侵袭，又没有精神和身体上的障碍，且拥有良好的素质，势必成为优良的国民。这种观念非常具有说服力。

自然，遗传因子本身并不能左右一个人的能力以及思维方式，它只不过在决定人类精神活动的神经系统形成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然而除了少数真正的科学家，包括政治家在内的一般大众，对那些

复杂的事情根本无法理解，只知道优秀的父母就能够生育出优秀的后代，思想正确的父母就能够生育出思想正确的后代，于是又掉进了十九世纪的遗传因子决定论的误区。

可是美和子却认为，即使拥有优秀的遗传因子，像这样连接不断地生育，疲惫不堪的身体里哪还会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啊？

至少肚子几乎没有空闲过的自己的身体，现在就感觉支持不住了。

“干吗非要孩子啊？”

美和子一面给专门为小夜子定制的特大号尿布按好搭扣，一面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你说什么？”总一郎声音严厉地问道。

“干吗非要孩子！还有这叠成一道道橘子皮一样的肚皮、又大又歪的肚脐。我才刚过三十岁，你看这腿上静脉凸出的，除了咖啡色的其他颜色的连裤袜都不敢穿。隔壁楼里顶层那个女人比我大十岁呢，还是那样漂亮。单身一人一边工作一边和喜欢的人随心所欲地恋爱，虽然有点孤独，可是多潇洒……”

说着说着，美和子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想说什么。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总一郎的语气里没有责备，他担心地凝视着美和子的脸。“你是最理想的女人，我一直以你为荣，你比别人漂亮。”

总一郎轻轻解开美和子的外衣纽扣，看着美和子的一对乳房，那虔诚的眼神就像在瞻仰一尊圣像似的。随后，他毕恭毕敬地用双手捧住那对垂在挺出的腹部上的沉甸甸的乳房。

“好了。顶层的单身女人只不过是只雌性动物而已。认为纤细的腰和弯曲的头发才美的审美观，早已经是二十世纪的陈旧观念了。肥大的腹部、下垂的乳房和又黑又大的乳头，这才是当今真正的女性美哪！”

“可你不是还和那只雌性动物玩过的吗？”美和子低声反驳道。

总一郎毅然抬起头说道：“我对她毫无爱情和对于人的尊敬。最重要的是，我是不会和丽莎生孩子的！”

丈夫同住在隔壁高层公寓里的丽莎交往已经有五年了。丽莎是位在大东京特区政府里工作的地方公务员，户籍上明明有名有姓，但是她三十多岁了仍旧孑然一身过日子，除了在工作单位，谁都叫不出她的真名，而是用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名称呼她。

在上个世纪过激的女权主义和男女平权主义盛行的年代，像丽莎这样的女人不在少数，而且备受尊崇。然而现在，女权主义被重新审视，对女人本性的认识又回归到母性，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女性解放或者叫男女平权吧。婆婆孝子就是受这种思想洗礼的一代，而美和子这代人更是将之作为常识接受。然而，任何主义总是需要对立面，以丽莎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当中，仍有一些人将其作为一种时尚而坚持，但她们注定只是非主流的少数派。

对丽莎不应排斥，不应蔑视，她只是一个悲哀的女人。——美和子对自己说。她拒绝结婚、拒绝生育，所以她只不过有些人格障碍而已。

美和子稍稍安定下来，她抚摩着身旁熟睡的小夜子的脸庞。小夜子两个月前体重已经超过六十公斤，因此美和子再也抱不动她了，不过她圆滚滚的胳膊和水汪汪的眼睛，仍旧和刚生下来两千八百克的时候一样可爱。美和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小夜子，润湿的嘴唇舒缓开来，浮起一个甜蜜的笑容。

“对不起哦，刚才还说你是怪物呢。”

美和子用一只手背擦拭着从眼角淌下来的泪水，轻轻抚摩着小夜子那张篮球般大小的脸蛋。

她感觉有些口渴，是因为刚才给小夜子喂奶的缘故。她来到厨房，婆婆孝子打开冰箱，取出一个饮料瓶，对她说道：“啊，不要喝凉水哟。给，这个早帮你准备好了。”

“谢谢。”美和子灵巧地闪开身子，从婆婆身边走过去。生活在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家里，两个主妇互相错开位置，擦身而过，也需要非常

微妙的技巧哩。

听到母亲和祖母两人的对话，二女儿律子和二儿子阿健也跑进厨房来。

“牛奶饮料，我也要。”律子伸手抱住美和子的腹部。

“饮料！饮料！”阿健也用手钩住了美和子的腿，厨房里顿时连转身也费力起来。

“律子，阿健，那是妈妈喝的营养补品。吃点心的时间还没到哩，快到这边来！”

一个响亮的声音传了进来。是阿敬。

阿敬崇拜父亲，他从小将父亲作为自己的榜样，并且早已意识到自己在兄弟姐妹中的地位。身为这个家庭中的长子，在他心目中，已经萌生出未来一家之长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是呀，这是妈妈喝的。喏，这个给你们。”婆婆赶紧往孩子们的杯子里倒上维生素健康饮料。

阿敬手脚麻利地接过杯子，转身递给弟弟和妹妹，并指示他们回到对面的房间里，然后又招呼着正在客厅里独自看书的大女儿阿步。

“阿步！快过来，也有你一份哩。”活脱脱一副总一郎的口气。

“我不要。”阿步回答着，大模大样地走进厨房，从祖母孝子和美和子中间滑过，走到水斗前，盛了一杯自来水喝下去。

“我讨厌健康饮料，我还是喜欢喝自来水。”阿步说罢，回到客厅里一屁股坐下，重新看起来。

阿步从小就自立性极强，讨厌别人指手画脚，尤其不肯对阿敬俯首帖耳。阿敬只比她大一岁，但是处处爱摆出一副长兄的派头，让她受不了。不过阿步毕竟是个女孩子。她今年才刚刚八岁，想到将来还不知道会发展到怎么样，全家人都为她感到头痛。

一阵小小的骚动中，美和子喝下了婆婆为她冲泡好的奶白色液体。

据说从前有种偏方，母乳分泌不畅的时候吃糯米饼可以改善，不过生于平成年间的婆婆冲泡的是含维生素和钙的混合乳饮料。怎么恭维



都说不上味道好，美和子只好捏着鼻子一口气灌下，没过五分钟，乳房便感觉胀起来，乳汁喷涌而出。与大约五十年前婴幼儿喝的牛奶不同，如今哺乳用的牛奶品质有了惊人的提高，但是总一郎反对给孩子添加任何人工营养，他老是说母乳才是孩子最好的营养。

可是想到可能给小夜子这样几十年不断地哺乳下去，美和子的心里就犯愁。喝下了三百毫升乳饮料，美和子赶紧朝小夜子身旁走去。

就在此时，没听到任何敲门声和招呼声，玄关的大门被打开了。准又是那些没有礼貌的客人。

果然，两个建设省的职员杵在门口的水泥地上。最近这几个月，他们每天就像做必修课似的，必定前来同斋藤总一郎交涉。每天来的时间前后不会相差几十秒钟，真不愧是国家公务员。

“失礼了！”来人不请自进，大模大样地走进客厅，在镰仓雕刻<sup>①</sup>的餐桌旁坐了下来。

本来就很狭窄的屋子，两个人往那儿一坐，可以将整个底楼尽收眼底，连厨房都逃不过。美和子刚想给小夜子喂奶，赶快慌张地用手掩住胸前。

总一郎与公公润一郎出面应付。

总一郎穿着一套西服，公公身穿白色和服短褂。两人都有了宁死不屈的打算。

美和子泡好茶给他们端过去。

“……我已经说过好几遍了，这儿是文明<sup>②</sup>年间太田道灌赐给先祖斋藤正堂的。东京大空袭的时候，斋藤辉一郎差点搭上性命也不肯放弃；昭和<sup>③</sup>末期泡沫经济崩溃的时候，曾祖父斋藤精一郎顶住了种种威逼利诱，将它保留下来。一直到如今成庆时代，这儿从来就没有拱手让

---

① 日本的一种漆器工艺，在木雕制品上涂黑漆，再在其上涂朱、绿漆后磨光而成，以镰仓市为中心盛行于室町时代。

② 日本室町时代的年号，1469—1487年。

③ 日本昭和天皇时代的年号，自1926年至1989年。